

孤山先生遺稿

文

八

16

1494

8



和
1494
8



孤山先生遺稿卷之十

肥後

藪慙士厚著

男藪將泰記輯

記

兼葭堂記

兼葭堂者。浪華木世肅之書堂也。浪華當澱江之尾。江之首卽琵琶湖。湖大而地高。水從湖缺而下。勢如建瓴。而洛和諸水。又會其下。益洪且駛。所受郡邑。殆

不可支。故古來裂其流數派。以殺其奔激之勢。然後注諸海。如古籍所稱浪華江。屈江。玉江是也。世代變更。水道亦移。且自豐臣氏二世開霸府於此地。而當世亦因爲大鎮通津。則昔時蒹葭鳧鷖之濱。多變爲車馬宮觀之地矣。而古地名蹟。殆不可識云。世肅所居。相傳古屈江之地。世肅嘗鑿井。獲古蘆根。其中大喜曰。此豈古所謂屈江之蘆邪。遂名其堂曰蒹葭。請一時名賢詩若文。殆及萬首。於是蒹葭堂之名。海內無不聞焉。乙未之歲。予游浪華。始與世肅歡。世肅又

徵予文。世肅蓄書多於貨財。嗜古劇於聲色。可不謂奇偉士哉。予因謂世肅曰。蘆微物也。然觀時變於霜露。比契濶於踈節。故風人有取焉。此屈江之名之所由。以多見於載籍也。今子之堂。以一蘆根之故。而得詩若文。如此之衆也。況士之偉德卓行。大於斯者邪。予請異日爲世肅重頌其堂。

餐霞館記

出圓龜府里許。有餐霞之館。爲五嶽田翁遊息之所也。翁仕于府。公務之暇。每帥一府文學之士。飲于斯。

宴于斯。又風詠唱和于斯。蓋館濱大海。則其汪洋怪
奇之觀可知矣。境稍離府城。則其蕭散怡曠之興可
知矣。且翁雖躬在朝市。心存海嶽。則其屋宇之樸。器
皿之素。賓從之淳且雅。亦可從而知矣。今茲乙未。余
自京師歸。取道南海。過府。與府人邛太初歡。翁聞
之奮然起曰。安有文騷之客過我府。而不就我館者
邪。乃掃榻設筵。帥一府文學之士。逆余于館。於是把
臂前膝。詩酒相歡。不啻一見如舊相識。亦幾不知其
孰主孰賓也。余樂甚矣。遂留三日。將別。翁戲曰。子穀

我館三日矣。無乃一物以相報者乎。然吾視子囊則
索如也。子盍遺一文以賁吾館乎。余亦戲應曰。古人
有胸吞雲夢八九者。慙之腹雖果然小矣。然三日所
餐之霞。亦不知其幾千萬片矣。今也僅僅數十百言。
恐不足償所餐之多矣。遂歌一闕而去。翁吹長笛而
和之。其歌曰。遵南海兮步遲遲。日云暮兮欲何依。有
美一人兮頰其頰。逆余于館兮啓雲帷。朝餐霞兮夕
餐霞。淹三日兮不知歸。身飄飄兮欲冲飛。安得羽翰
兮凌八極。

名山樓記

藪子之薩。見柁城公子於名山之樓。公子喟然而嘆。指寶字之峰。以示藪子曰。此某之所以名斯樓也。某夙懷登覽之志。然以寡君之故。居則有警御之拘。出則有輿馬之勞。未能幅巾藜杖。飄然獨往。以徧游天下之名山。鬱鬱處茲土。獨得旦夕瞻望是峰。以酬志願之萬一焉。此某之所以名斯樓也。藪子曰。是無傷也。公子愛山已甚。則天下之名山。皆可以坐而致焉。公子曰。如何。藪子曰。公子不聞宗少文事乎。昔者宗

少文好游。年老不能登陟焉。則畫名山於四壁。臥而游之。是一道也。今公子謙虛下士。四方莫不聞焉。則士之好游者。其且千里接踵而至矣。於是公子大會於名山之樓。告以平昔之懷。彼且各述其鄉之所在。乃五嶽三峰。宛在目中。如躬到而足踏焉。是公子坐而致天下之名山也。而後此樓之名。益不虛矣。公子曰。此某之所大願也。然君子之辱臨斯樓也。自先生始。則願先聞先生之說。藪子曰。我肥有闕崇之山。其基巍然而大。其巔頽然而高。經千萬祀。而不騫不崩。

以表乎一國。有似德行者矣。靈氣之所鍾。滃然作雲。沛然爲雨。萎者起。槁者蘇。以澤乎一國。有似事業者矣。是可以充名山之一乎。公子再拜興曰。謹受教矣。

萬松樓記

愨久聞知覽先大夫之賢。今茲游薩。與今知覽大夫驩。大夫延愨萬松之樓。謂曰。此先大夫之所營。且命也。請先生爲老夫記之。愨曰。唯。大夫之宅。在鶴山之麓。地旣九埒。樓亦突如。前臨大海。一瞬千里。凡連山絕巘之奇。狂濤回瀾之變。以至島嶼巖石。帆檣禽魚。

之細。一莫逃乎吾顧盼之際焉。樓之後則鶴山之松。不知其幾千萬株。蒼蔥之色。映帶左右。此樓之所以名歟。然愨竊疑。此樓之賞。宜在山海之觀。而獨取於松者何邪。退而思之。然後乃知大夫寓意之深。且遠也。請盡其說。夫樹木之可以悅人目者。莫如春花秋葉。方夫萬葩盛發。千楓爭妍。非不嫣然美矣。然一雨澆之。則花爲之謝。一颺拂之。則葉爲之飄。曾不能旬日淹也。唯松則不然。旣無春花之可悅。又無秋葉之可愛。然鬱鬱蒼蒼。獨含晚翠。四時不改。千載如一。溼。

孤山遺稿 卷之十 五
雨浸之。不能奪其負。嚴霜冒之。不能折其節。古人比
之忠臣烈士。良有以也。慙聞先大夫爲公之叔父。公
親而敬之。一日飲大夫之宅。公戲之曰。寡人聞君子
治亂異行。今叔父有儉勤之苦。而無宴安之樂。毋乃
太推乎。大夫正色對曰。方今王公大人。處閨閣之中。
唯聲色是事。逸則逸矣。奈不虞何。老夫雖推。常嘗艱
難。萬一國家有急。躬負弓矢。爲君侯先。不敢後人。何
推之病哉。公笑而善之。又聞大夫好文學。師事月洲
先生。且遣諸子受業其門。薩國文學之行。實大夫與

有力焉。由是觀之。大夫文武忠誠。盡力邦家。可知已。
夫薩自先公受封。以表西海。綿綿六百餘載。巍然莫
動。自有封建。未有如是之久遠也。此則雖有歷世之
君。克守先業。鎮撫社稷。然亦不由忠誠篤厚。如大夫
者。爲之輔翼乎。夫浮華難保。負堅易久。宜大夫之寓
意於松。而遺誠後裔也。故慙記此樓也。亦畧山海之
虛觀。而獨叙名之所由云。

忘言亭記

薩都麀。其東維隅州。薩隅之山。北合而岐。東西對峙。

逶迤南者百餘里。到海而盡。海水從兩山之甬入。瀕
二州之腹。爲一裨海。周回二三十里如湖。寶字峰突
出其中。央如浮如漂。如蓬萊方壺。可望而不可就。實
奇觀也。余游麇。樂山水之美。旬日忘歸。一日赴大場
氏之招。其亭面海。地曠而望濶。余之所以樂而忘歸
者。盡爲庭觀矣。主人請余亭名與記。余命之曰忘言
之亭。且告之曰。言者不知。知者不言。非不言也。無言
之可言也。凡物之可悅可樂者。人遽遇之。則其心躍
然而喜。而不能禁之其口也。久而爲恒。則心與物化。

融然釋然。不復知其爲可悅可樂。欲發之口。而無言
之可言也。夫人首戴冠。而足著履。自少迄老。未嘗一
日廢也。其適於體。而忘於心也久矣。故雖庸愚之人。
未有道冠履之樂者也。由是觀之。口鳴其樂者。非真
樂也。心忘其樂。而真樂存矣。今子生山水秀麗之鄉。
又營此亭。晨夕觀眺。飲於目。化於心也久矣。則其於
山水之樂。蓋亦無言之可言也。爲忘言亭記。

游金剛寺記

壺水之上。有寺曰金剛。寺之後。壁立十餘仞。危巖礪

礪恒有落勢。余偶與諸君遊焉。戲謂主僧曰。浮屠之道。我未之學也。聞之吾孟軻氏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子之居。不亦危乎。主僧笑曰。子其未知子之危邪。夫玄端章甫。立乎廟堂之上。言聽政行。榮則榮矣。然一犯主怒。則鼎鑊於前。斧鉞於後矣。此仕途之危也。熊蹯鳳胎。美酒嘉釀。旨則旨矣。然一失其適。則爛腸腐胃矣。此飲食之危也。青蛾朱顏。妖蠱婉婉。美則美矣。然一喪其節。則伐性斫命矣。此勝妾之危也。流連放蕩。燭以繼晷。歡則歡矣。然一過其度。則失心

喪志矣。此宴安之危也。吾徒不然。十畝之宅。數椽之舍。饑而乞食。寒而乞衣。無君於上。無臣於下。無妻子。無族屬。優游逍遙。以終其身。可謂安乎。子今以子之數危。以笑我之一危。豈不謬哉。余無以答。

植杖溫泉記 應士人需

溫泉在豐小國縣。有不良于足者。杖而後立。蹠蹠而行。浴泉累日。則踔然立。趨然行。行步如忘。遂植其杖而去。因以名焉。於是凡有疾病痛苦者。四方來浴。浴而歸也。輿者忘輿。騎者忘騎。遽蔭得俯。戚施得仰。孿

者伸。腫者決。壅者通。痲者脫。渙然釋然。融然暢然。不復知疾病痛苦為何物也。土人相傳。昔

神功后至自征三韓也。誕

應神帝于筑前。有一廷臣求浴水。至南筑神代川。有一

仙童謂曰。子求浴水乎。川源有靈湯。汲歸浴兒。可以

延齡。廷臣遂窮其源。有一白猿引指。果得此泉。汲歸

浴

帝後

帝壽果一百十歲。昇為明神。千年不沒。故神代川一名

千年川。

帝之得壽。安知非靈泉浴洗之効乎。後

光仁帝寶龜二年。詔求天下溫泉。州太守上奏此泉之

遺事。且靈云。夫毒藥攻臟。針砭刺體。雖利于疾。亦孔

之虐。今也無藥石之虐。而有點浴之樂。無扁倉之施。

而有枚發之効。吁。亦靈泉也夫。

石洗記

府學宮東南掘地。獲一石。徑盈丈。狀如厦屋。而六阿。中洿而深。深尺餘。仰而瀉水。可容數石。因置之齋前。

以爲盥洗之盤。蓋古昔佛教大行之時。奉之者多。建六面碑於道旁。面各刻佛像。以爲功德。此石也。所以蓋碑上也。今六面碑往往有存者。而刻大永文治年號等。則皆五六百年以上之物云。嗚呼。寺院塔龕。徧于天下。而庠序校塾。寥寥莫聞者。獨今而已哉。

蘇山石記

莊周云。有適諸越者。始離其鄉也。遇其親戚朋友。則喜。稍遠則遇其鄉人亦喜。又稍遠則遇人亦喜。及其最遠而至廣莫之野。則見物之肖人者亦喜。信哉。此

言也。予性愛山。少年時游歷殆無虛日矣。以吾蘇名山而在於封內。登攀者數矣。心甚樂焉。其或不能登。則步出城門。矯首東望。望其巍然突然。秀出於霄漢之間。則未嘗不欣然喜也。今也職事鞅掌。旣不能登。攀又不能屢出游望之心。常怏怏。宇野氏適攜其所藏蘇山石者至。峰巒壑洞。無一不肖蘇山者焉。予乃欣然喜躍。頌忘簪笏之在躬矣。雖然。予也初親躋。蘇山之頂而喜。旣又望蘇山之形狀而喜。今也僅見石之肖蘇山者而喜。可不慨然哉。記以贈宇野氏。

菊樹記

當世之稱愛菊也亦夥矣哉。十金購苗。百金爲樹。膏其土。油其屋。彫欄錦障。莫所不至。是以其發芽也。亦皆妖嬌豐艷。殆與春華爭色矣。濂溪子不云乎。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菊花之隱逸者也。夫富貴之花。富貴遇之。隱逸之花。隱逸待之。固其所也。今愛菊者。不種之。芭籬索莫之地。而植之。繁華膏腴之所。吁。靖節其衰矣。

竹實記

甲辰吾藩荒凶。東鄙尤甚。矢部山中。竹皆結子。民取以爲資。因得不死。蘇子有言曰。使天雨玉。民不可以爲食。使天雨珠。民不可以爲繻。如夫竹實者。亦瑞也哉。

松石亭記

庭無它觀。唯松與石耳。主人每酒酣耳熱。鼓缶而歌。歌曰。鬱乎青蔥者松邪。突乎崔嵬者石邪。夫妖而葩者。迎風而墮。柔而靡者。得霜而萎。唯石與松兮。孰如汝操。唯松與石兮。孰如汝節。

都府樓古瓦硯記

是廢瓦耳。非以其緻也。非以其奇也。斲而作硯。以貴文房。豈非以管公詠中所及邪。管公忠誠且文。讒死海陲。遺愛在民。千祀不衰。書曰。惟德其物。辛氏之子。尚德矣乎。

西溪諸勝記

當府城西。突然秀者曰金峰。金峰之脉。灑迤東下。而爲溪者。曰西溪。溪之左右翼者。北曰琵琶嘴。南曰日向嘴。挾兩嘴而入。境漸佳。首得神家莊。次得續家莊。

又得松家莊。皆藩大夫別業。引溪水爲庭觀。可游而續家莊爲尤勝絕。過莊稍寬敞。曰浣布溪。居人數千家。夾溪而邑焉。皆浣布爲業。蓋國中浣布。以此溪爲最。溪水之潔可想。方其盛曝時。滿溪皆雪。暑日過此。清冷逼人。右威德院。佛院也。命名雖笨。境則清雅。院西有岳林寺。尤幽邃。其奧曰八橋。栢大夫別業也。昔者栢氏先大夫。盛治園亭。迤溪水于園中。架橋八所。以擬參之八橋。園名甲於國中。故先君亦屢臨。顧云。園今廢。唯存八橋之名耳。過此乃山。而非溪也。

說今家傳每入辭公故耳與故公山而非與也
田澂字說

澄然至澂。澂。澂。澂。不混。水之質也。淵然至深。莫測其底。水之容也。其唯至澂。可以薦明神焉。可以濯美錦焉。其唯至深。可以產明珠焉。可以藏蛟龍焉。二者兼備。夫然後可以為靈水矣。今夫涓涓之水。去源未遠。非不澂也。其可以產明珠。藏蛟龍乎。渟滌之陂。泥水相半。非不深也。其可以薦明神。濯美錦乎。取以喻之。粹然至誠。內外無貳。君子之德也。冲然至奧。莫度其內。

君子之量也。其唯至誠。可以承祭祀焉。可以服人心焉。其唯至奧。可以定大謀焉。可以任重事焉。二者兼備。夫然後可以為成人矣。今夫硜硜之士。言必信。行必果。非不誠也。其可以承祭祀。服人心乎。儉儉之徒。慮必遠。機必密。非不奧也。其可以定大謀。任重事乎。是故不澂不深。不足以為靈水也。不誠不奧。不足以為成人也。我友田君名澂。請改其字於余。余字之曰彥深。司馬遷有言曰。其言雖小。可以喻大。此余之所以字田君。

蟬說

孤山子游于東郭之野。見一蟲於糞壤之間。蠢蠢焉。蠕蠕焉。莫以爲也。遽然而化。脫其殼。羽其衣。翩翩然而逝也。翱翔乎高樹之標。孤山子顧門人曰。是蟲之仙也。

人參說

吾邦不產人參。購之海外。價甚高貴。貧家不能用。雖中人以上。或不能多辦。然至親篤病。孝子仁人。不忍坐視。盡財購之。往往有至敗壞家資者。今國家

患焉。購朝鮮佳種。且求種藝采製法。種諸山中。累年。今茲製成。凡若干萬斤。官賣諸諸州。而其價始與前藥等。於是中人以下。皆得濟用。而孝子仁人。亦足以憐其心焉。仁惠之至。不亦大乎。或曰。此上罔利也。是。不然也。官賣之。而其價如舊。是上罔利也。官賣之。而其價減舊什陌。是利民也。醫人或曰。此種無効。余昧藥性。是未可識也。然余聞人參之効。在於多服。不如烏頭大黃之奇驗也。官種之行。未半載。則余恐彼醫人果能試其効否。於戲。濟人之美。亦難哉。

人與論釣魚說 不似他人之美亦難若

愚公學釣於漁者。漁者曰：度女六具。愚公曰：敢問六具。漁者曰：竿一、綸一、鈎一、餌一、浮一、沈一。是謂六具。愚公曰：六具具矣。可以釣乎？漁者曰：未也。具有六善。愚公曰：敢問六善。漁者曰：竿善直、綸善韌、鈎善利、餌善芳、浮善輕、沈善重。是謂六善。愚公曰：六善具矣。可以釣乎？漁者曰：未也。其貫餌也欲勻，恐其露尖也；其投鈎也欲鬆，恐其駭魚也；其守浮也欲專，恐其有變也；其撒竿也欲緊，恐其後機也。愚公學之三日，遂盡

其技而去。施之無魚之潭，終日不獲一鱗。

風說

風無聲也。衆竅之虛，萬木之叢，而後風之聲可得聞焉耳矣。風無形也。百卉之披，波瀾之紋，而後風之形可得觀焉耳矣。夫天地之間，有聲無形者，雷是已；有形無聲者，雲是已。無聲與形，而能有聲與形者，其唯風也耶？何其神也。孫子以喻兵云：其疾如風。吁！豈唯疾焉爾乎哉。

鶴說

鳥之最以壽稱者莫鶴若也。且鶴觀其形癯焉。視其羽潔焉。聽其聲瀏瀏。中金石之羽焉。今夫鷺形非不濯濯。而聲則嘎。雞之聲音可聽。而羽毛甚文。由此觀之。鳥之最清潔者亦莫鶴若也。喻之人。其猶高人逸士。清心寡欲。卓立乎萬物之表乎。莊子有云。嗜欲深者。天機淺矣。由是觀之。唯寡欲可以全天機。多欲不可以全天機矣。鶴之皜皜似寡欲者。所以得其壽歟。書以自規。

莊鶴二生字說

蓮池莊生鶴生來學。請字於予。予曰。莊生名良材。材之良者柟。然柟之成材也。尤晚而難。今夫椅桐漆梓。踰年而把。五年而拱。十年之外。可以伐而爲器矣。柟則不然。必也生乎深山窮谷之間。其長也微而漸。然至其積百年之久。而成參天之高也。所以架高屋支大廈者。唯柟之能。而椅桐漆梓不與焉。莊生吾冀子之晚成也。請字之曰元柟。鶴生名衛。衛者康叔之國也。昔武王封周公於魯。封康叔於衛。俱爲善政。而又兄弟之國也。故天下美之曰魯衛。衛濱大河。土薄人

柔迄其季世。康叔之政廢。而淫靡之風興。當此之時。鄭聲尤淫。故天下醜之曰鄭衛。夫一衛耳。配於魯則美。配於鄭則醜。鶴生吾冀子之慎於所與也。請字之曰元魯。

賜生字說

豐人賜生子善。謂予曰。長之冠也。鄉先生字以子善。長不敏。未達其義。敢請吾子有因以教焉。予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予請度鄉先生所以望子者。可乎。易有之曰。元者善之長也。元初也。凡人物之初。莫

不有善而無惡。其所以有惡者。特由氣稟物欲之為耳。故學問之道無他。復其初而已矣。初者何。善是而已矣。此乃天命所賦之本然。人心固有之實理。而非由外鑠我者也。然復之道。豈易易哉。亦唯致知以明之力。行以履之。人一已百之。人十已千之。夫然後可以庶幾焉耳。此鄉先生之所以望子也與。

高子迪字說

佐嘉高子迪。謂予曰。斐迪二字。出于書洛誥。為周公輔導成王之義。夫周公大聖。不可當也。且輔君大臣。

之事。非學者當務。予病之久矣。請子更之。予曰。是何傷哉。子獨不聞顏子之言乎。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是有爲者之言也。不聞周子之教學者乎。曰。志伊尹之所志。伊尹之志。在於堯舜其君。是豈周子教學者。以踈曠之事哉。夫聖人固不可當也。然所以爲聖人者。人皆有之。亦自爲而已矣。輔君固大臣之事。然所以輔君者。人皆有之。亦自修而已矣。然則學者不可一日不務。所以爲聖人也。又不可一日不講。所以輔君也。由是觀之。子之名字。適可以自厲。又何更之哉。

吉岡子成字說

周官司會。以參互攻日成。以月要攻月成。以歲會攻歲成。曰參互曰要曰會者。攻官勾攻之法也。曰成者。群吏治務之實也。勾攻之法。歲大於月。月大於日。其體不同。故各異名。治務之實。積日爲月。積月爲歲。非有佗事。故通一名。惟學亦有似焉。蓋曰士曰賢曰聖者。自人稱之者目也。曰德者。所得於己之實也。人稱之目。聖大於賢。賢大於士。其倫不同。故各異名。已得之實。由士而賢。由賢而聖。非有佗道。故通一名。是以

成績而要會及焉。德聚而賢聖歸焉。亦必然之理也。吉岡生名要。予字之曰子成。而有是喻。嗚呼子成。日積其德。果能如吏之有成。則異日其有賢聖之稱。亦將如攻官之有要會矣。

中伯盈字說

中生伯盈謂予曰。萬也之字。有汎溢之意。不知亦有可因以爲訓者乎。余曰。何爲不可。夫天地之運。萬物之象。君子觀之。莫不可取以制行焉。故易於泰象曰。以裁制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否象

曰。以險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損象則曰。懲忿窒慾。益象則曰。見善則遷。聞過則改。其他如剝復鼎革大小過畜之類。皆莫不取焉。今子於盈象。亦取其德實於中。恭克于容。斯可矣。

平生字說

平生名翼。予字之曰歛夫。且告之曰。子之嚴君之命。子以翼。豈不冀望其一冲而凌遼廓之上。一翔而絕千里之遠哉。予之字子。宜贊以侈然皇然者。以成嚴君之志。而反警以退然縮然者。以備吾子之省何。

也。蓋龍蛇之將騰也必蟄。尺蠖之將信也必屈。物皆爲然。今子果能藏修自養。如鳥之斂翼。則異日其必一冲而凌遼廓之上。一翔而絕千里之遠矣。

重齋說

余夙齡喪先君子。受教之日淺矣。獨記六七歲時。先君子見余行止遽忙。厲聲叱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余迺竦然敬受。藏在胸臆。既長矣。每追念先君子。未嘗不憶及斯語也。每讀經至斯語。亦未嘗不念及先君子也。丁丑余將遠遊。乞言諸友。高君子友

適書斯語贈焉。蓋規余病也。於是余亦竦然敬受。深歎先君子之遠監。而奇子友之暗符也。庚辰還鄉。迺築讀書之齋于宗宅之隅。命之曰重。蓋書紳之意也。嗚呼。余病在於輕偷。先君子察諸微兆。子友規諸已形。自今以往。痛自鍼砭。不至沈痼。則庶幾乎其不辱此齋之名矣。

雜說

藪子曰。能種樹者。不患其枝之不茂。而患其根之不固也。能導水者。不患其流之不遠。而患其源之不涸。

也是故君子之爲學也。培其根而已矣。利其源而已矣。抵也者何。德是也。源也者何。仁是也。是故德輝動乎內。英華發乎外。仁義根于心。愛敬及物。今也德之不修。仁之不求。而希造聖人之道。是猶傷根而欲其枝之茂。壅源而欲其流之遠也。悲夫。

又

陶叟與其徒陶於河之濱。其孟窩然。其壺塊然。隨用隨毀。終日役役。僅獲鋪啜。有一陶者。教之曰。埏女埴。正女均。精女液劑。慎女火候。不訾不窳。磽然如石。其

勞如舊。而利則數倍矣。陶叟啞然而笑。蹙然而愀曰。吾聞古者以汗爲樽。以杯爲爵。今我代之以夫磽磽者。吾以爲已文矣。而子猶以爲質。文之弗已。天下其將亂矣。我不忍見焉。遂與其徒長往不返。

又

叟聞藜藿之資。不足以調八珍之膳。盧狗之皮。不足以補狐白之裘。故妹喜寵而殷室滅。大妣入而周道優。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

叟聞時雨方降。枯者皆生。和風時至。室者皆融。故
 者之民無噍噍之聲。而有皞皞之容。書曰。於變時雍。
 又
 叟聞。鵬之大也。不得萬里之風。不能以搏其翼。鯤之
 修也。不得天池之水。不能以鼓其鱗。故陶堯雖神。猶
 求歷山之鰈。高湯雖聖。猶聘有莘之民。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

論

六國論

古人論六國者。概不過曰。其失在於割地。賂秦與不
 合從而已矣。余謂此固六國之所以亡也。然苟不以
 其道。則不割亦亡。合從亦亡。其故何也。夫六國畏秦。
 莫不各割其地。縱使一國不割。安保五國之不割哉。
 五國割而一國不割。秦且出於知伯之故智。而五國
 既無韓康魏桓之明。則一國之亡。可跂足而竊矣。故
 曰。不割亦亡。夫千羊之不能敵一虎者何也。非千羊
 之力不足也。千羊之力不能一也。夫六國之合從也。
 非懷德也。非服威也。見利而進。見害而去。猶千羊之

力不能一也。則其不能敵一虎之秦也亦明矣。故合從亦亡。然則六國之亡終不可救乎。曰。救之有道。其道如何。曰。仁義而已矣。夫秦之無道極矣。幽楚懷王。而六國之君懲焉。雷孟嘗君。而六國之相危焉。殺韓非。而六國之士懼焉。坑趙卒。而六國之民怒焉。於是乎。六國之視秦猶虎狼。惴惴焉唯恐其來而攫已也。然其俯首事之者何也。以六國之不足相信也。嗚呼。當是時。六國中有一英主出。其能扶弱救危。行以仁義。則吾知五國之君爭朝其朝也。五國之相爭相。

其國也。五國之士爭進其謀也。五國之民爭罄其力也。尚何棄仁義之國而事虎狼之國哉。夫然後可以合從矣。可以不割地矣。可以懷諸侯而王天下矣。又何畏無道之秦哉。若其不然。縱使六國能合從不割。焉能遑救其亡哉。

岳飛論

岳武穆朱仙班師。蔡介夫論之。可謂無尚矣。而難者曰。此時諸帥班師。而武穆孤軍深入。勝負之機。未有所分也。於乎。此不知機者之說也。余謂朱仙之役。

一偏師一校將尚足以復汴矣。而況以武穆之衆與武穆之略乎。嘗試論之。夫汴宋舊京也。自太祖至欽宗傳世九主。歷年百餘。雖徽欽之不道。豈無祖宗之餘澤哉。則民不能不思宋也。汴之可復一矣。靖康以降。張邦昌暴之於始。劉豫虐之於中。金荼毒之於終。徽欽雖不道。未如三賊之甚也。則民不能不思宋也。汴之可復二矣。以衣冠之民。拜犬戎之賊。戮亦極矣。縱使金賊仁義撫之。孰甘心服之。況以暴乎。則民不能不思宋也。汴之可復三矣。自兀朮連敗於偃城朱

仙。而金軍之膽破矣。此乃風聲鶴唳。可以潰走者。雖衆何用。汴之可復四矣。金廢劉豫。然後有汴。尚僅三年。政令未洽。民心未安。汴之可復五矣。金人之於汴人也。醜夷不同。言語不通。上下之情。勢不得親。則彼雖主猶客也。我雖客猶主也。以主伐客。其利百倍。汴之可復六矣。況且兩河響應。勁卒猛將。陸續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而燕以南。金之號令不行也。此乃所謂破竹之勢。不用刃者也。故余謂朱仙之役。雖一偏師一校將。尚足以復汴矣。且以史

考之。其謂以崔嵬之出師也。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大兵長驅以闕中原。則其非子子之軍亦明矣。其謂以崔嵬五百敗兀朮者。蓋奇兵耳。非全軍也。况武穆部曲素多名將。子雲張牛固亦不出。劉錡張俊之下矣。向使武穆帥訓練之卒。部勇敢之將。屬新降之兵。因響應之民。乘六可復之機。以伐四十里之近。其成功度不出五日耳。武穆以爲。留五日進伐五日。則汴可復矣。兀朮可擒矣。國家之耻可雪矣。不亦惜乎。虞允文矯詔敗金。天下義之。而帝亦不之罪也。孰謂

武穆之達權不及一書生哉。嗚呼。奉命小節也。復仇大義也。捐大義守小節。介夫之論。吾莫以尚矣。

豫讓論

生乎千載之下。而論乎千載之上。斯其難矣哉。古人之骨朽久矣。其容貌威儀。吾不可得而視焉。言語音聲。吾不可得而聽焉。獨其可考信者。史策而已矣。然史策所載。概多闕略。則其事歷本末。或有不可審者。事歷本末之不能審也。尚何暇論其是非得失哉。不審而論之。是誣古人也。死者如有知也。則其不訴冤

於地下亦已鮮矣。必也揆其時世。度其形勢。詳其言
行。考其文辭。思而又思之。察而又察之。迺至與古人
把臂於一堂之上。夫然後其事歷本末。可得審焉。是
非得失。可得論焉。此之謂能讀史矣。此之謂能論古
矣。數子曰。余觀先儒論豫讓。而後益知論古之難也。
夫先儒之論。非不確矣。向使讓誠如先儒所云。則雖
聖人亦未能易其說已。獨奈何先儒考信之踈。遂至
使讓被非辜之誣也。其論云。讓既自稱國士。國士濟
國之事也。讓何不移伏劍之死。死請地之日。伯雖頑

冥。庶幾或一悟也。讓於此時。曾無一語待伯死。乃不
勝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國士之報。豈若是耶。余
則謂。此時讓奉知伯命而使外國也。出于請地之先。
而人於伯亡之後。伯之請地。讓不知也。是以不諫。或
曰。異哉子說。此策史所不載。子何以知之。數子曰。余
於策史知之。讓曰。知伯國士遇我。夫伯既遇讓以國
士。則讓之不爲負羈執鞭之賤也明矣。其必高之位。
厚之祿。而任之以大事矣。且方其圍晉陽也。使之帥
偏師以翼其軍乎。將使之處守其室乎。將使之出保

其外邑乎。顧伯之任讓。不出斯三者已。使讓果帥偏師以翼其軍乎。讓豈不死於三國殺伯之時。而鼠竄以逃曰。吾且待襄子漆頭。而後報讎也。讓必不然。使讓果處守其室乎。讓豈不死於三國滅室之時。而鼠竄以逃曰。吾且待襄子漆頭。而後報讎也。讓必不然。夫從君君狀。守國國亡。匹夫尚知歿之。况國士自許者乎。且讓既能死於伯亡無後之後。而獨不能死於三國滅伯之時乎。由是觀之。讓之不在國也。亦已明矣。余是以知讓出使外國也。夫請地危機也。三國不

聽。伯必伐之。不然反爲三國所伐耳。雖愚者亦未嘗不知其將有事焉。夫方其將有事之時也。一夫之勇。一士之知。尚恐失之。况國士乎。伯如使讓出於請地之後。曾范中行氏之弗如。何在其爲國士之遇哉。且讓縱不能諫。又安棄將有事之主。而輕使千里之國耶。顧讓爲人狷介勇烈。知莫不諫。諫而不聽。繼之以死。非□知過之一諫不聽卽去也。伯憚之久。是以伯將請地。恐讓諫。乃自謀曰。不如使讓出使千里之國也。我待其出。然後請地。三國有不聽者。我帥二國伐

之。屠其城。吞其邑。度朝食之間已。比讓之還。我事既濟。彼雖剛愎。其能叩背紿臂。而吐其已食之肉。遂使讓出使。比讓還復命。則伯之不祀已數日矣。讓之不能死于請地之日。又不能殉於主死之時。蓋由此耳矣。不然讓猶介勇烈。決不從君於昏矣。又決不逃君而生矣。余是以知其出於請地之先。而入於伯亡之後也。且夫讓國士也。豈敢甘自附于刺客之流哉。蓋亦不得已爾。夫伯既以貪亡。讓縱請兵列國。誰敢應之。是申包胥之行。讓不能爲矣。伯亡無後。讓縱克興復其國。孰敢主知氏之祀。是程嬰之行。讓不能爲矣。是以讓寧附于刺客之流。不忍爲雍門氏矣。遂乃漆身吞炭。悻悻於無濟之事。蓋亦不得已爾。試使賢者處之。亦不過如此而已矣。惜乎向使讓在請地之日。未肯不諫。諫而不聽。未肯不死。伯雖頑冥。亦未肯不從。而知氏不亡矣。先儒乃謂讓非國士。抑何不察之甚也。余是以爲讓釋寃於千載之下矣。

孤山先生遺稿卷之十
 終

